

堯樂博士傳(一)

李郁塘

迎賓插曲記者妙問

(一) 博士博樂堯

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五月一日上午九時，臺北松山國際機場，突然人羣聚集，萬頭鑽動。政府文武要員雲集於機場大廈內；竟連年高德邵時任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也蒞臨於貴賓室內，等待接客。當然跑新聞的記者先生們，更是穿梭其間，忙得不亦樂乎。松山機場那天突然如此熱鬧，當然是有要員來臨。尤且還不只一人；其一是洽談有年的美國政府，突派援華顧問團首任團長蔡斯將軍，於是日來華就職履新，要由日本東京飛來臺北。其二是新疆省政府堯樂博士主席，在新疆(疆)、青(海)兩省，打了年餘反共游擊戰後，因彈盡援絕，不得不衝破鐵幕，經西藏，歷印度，再繞道南洋，也於是日由馬尼拉搭機返國述職。雖然這兩位新聞人物是同時由海外起飛來臺，但因馬尼拉距臺北較近，因而堯氏得先行到達，即使原僅係歡迎美將蔡斯的許多將星，在此情此境下，也來個順水人情，一變而成爲歡迎堯氏的羣衆。因此當機門打開，機梯掛好，堯氏第一個出現時，發現如此熱鬧場面，頓使堯氏心花怒放

，熱淚盈眶。還是祖國的人情味最濃。旋即走下機梯，首先與站在梯下長鬚美髯的于右任擁抱在一起，以示親熱，接着與排在梯旁的文武大員們一一握手致意，表示感謝。接機禮過後，堯氏隨于右任進入機場貴賓室，舉行記者招待會。在此期間，先是攝影記者們，來搶攝堯氏僕僕風塵的特殊鏡頭；繼之採訪記者相繼發言，追詢打游擊、衝鐵幕，以及經藏歷印，再繞南洋諸地的行情。堯氏當然問哈答哈，都能應付裕如。就在快要結束招待會之時，突有一較年輕的記者，竟冒冒失失的提出一個出人意外的問題，向堯主席發問：

「請問主席，你的博士學位是由那一學府贈與的，而您得能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，又是什麼題目？」

這個不大適合當時歡迎堯氏場面的問題，一經提出，頓使堯氏啞口不語，無言以對。蓋因堯氏不僅未曾登過大學臺階，竟連中學之門，都沒有進過，那來得博士論文呢？坐在堯氏身旁的于右任，可說是我國新聞記者的開山鼻祖，深知在招待新聞記者會上，不論所發問題，是否適宜，

均不能出現冷場面。乃挺身而出，爲堯氏解困的回稱：

「堯主席的博士學位，是由社會大學贈與的，而獲得博士論文題目，是反共抗俄必勝論！」

當時在場歡迎堯氏的人羣中，得知堯氏真名實姓與學歷者，可說少之又少，沒有幾人。而于右任的答言，既快且誠，一般記者都信以爲真。於是在第二天的各報紙上，據此作爲新聞而大登特登。

故人相見驚喜談往

筆者與時在軍中服務的毛君強兄，都在哈密服公有年，與堯氏都屬舊識。因而聯袂趕到松山機場去接機。因爲我倆未領到迎賓證，不僅不能進入機坪，去和堯氏相會；即想進入貴賓室一會，也因人羣太多無法擠入。於是退而求其次，乃先行退出機場大廈，倆人雇了一輛三輪車，趕往政府預爲堯氏安排的泉州街鐵路飯店去拜會。因爲三輪車跑不過迎賓汽車，我們雖先行，但仍然後到。當我們趕到堯氏下榻處時，備程迎送的大員于右任，以及其他歡迎人員，完全退走，只留

下堯老和他的三公子道明兄，在套房內休息。當堯氏發現哈密故人，走進會客室後，首先表現出久別重逢的驚喜，接着劈頭就說：

「你倆安全回到復興基地，我很高興！看你們的樣子，在臺灣可能還是過着無名英雄的生活，可是你倆在新疆已成風雲人物。不僅搞得共匪幹部風聲鶴唳；竟使彭（德懷）、王（震）二匪酋也驚恐不已！他們一到迪化，就給你倆冠上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的罪名，下令全省通緝；並且以黃金千兩作懸賞，死活都算！」

君強兄和筆者帶程前來拜會堯氏，一以表示迎接誠意；二便告知自己的平安，以免堯氏掛懷！正想開口道辛辛的話尚未出口，不意堯老也想將我們倆人，在新疆所作所為的反共影響，向我倆一吐為快！乃接下又說：

「彭、王二匪酋，給你倆加上如此大的罪名，當然也有原因：第一他們認定，駐新（疆）十萬國軍，全省譁變，都是你們二人的傑作。就此你們有頭號國特的資格。第二我的反共游擊計劃，被你倆拿到迪化，找電臺、籌槍枝，結果被人誤傳到降將陶峙岳手裡，陶逆就知此一計劃又是出諸你們二人之手。在彭、王二匪面前，再將你們融化成三頭六臂的人物。就此你倆又當上第一號戰犯了！」

當堯老的話到此處，告一段落時，我正想插嘴的時候，又被他發現，接就指着我說：

「尤以李科長，因你將眷屬留在哈密，引起共匪的懷疑，他們認為你還潛伏在山區，竟派了三個特工人員，住在你家附近，予以密切的監視

，整整的監視百日之久。其後因未發現你的踪跡，才行撤走！最後給你報個遲喜，在你離開哈密半月後，你太太又給你生了當兵的（男孩）！」

「謝謝主席的關懷！家破人亡，已無喜可言了！」

新疆省政府辦事處

筆者與堯氏在那次會晤後，就被再度徵召恢復了主從關係。蓋因堯氏於民國卅六年，出任哈密民選專員時，適哈密區警察局，奉命裁撤之際，因筆者在哈密服務多年，政績尚好，遂被堯氏徵召擔任專員公署民政處長，就此我成了他的主力部屬。不意時至民國卅七年七月，新疆民政廳第四科長出缺，又奉警察總署唐乃建署長之命，調往迪化擔任民政廳第四科長，乃負起全省警政業務，才與堯專員暫時告別。可是時至民國卅八年九月新疆陷匪前夕，堯專員爲了應變，再度徵召我爲他籌擬新疆反共游擊計劃。由此種種就知我們兩人的關係，已逾常人。也就因此，他此次由海外返抵復興基地後，再度徵召我爲他籌組新疆省政府辦公處，以便展開新疆敵後與海外工作。

民國四十年春，中央政府爲了精簡機構，擲節開支。正下令撤免大陸各省主席之職；當然各省遷臺的省政府名義，亦隨之全部撤銷。即使當時尚保有大陳島的浙江省政府也不例外。然而新疆省政府，在臺設辦公處呈文，到了行政院反而很快獲得批准。此一例外，當有其特殊原因存在。蓋因堯氏在卅八年新疆陷匪之時，他僅是哈密專員之職，當不宜負起失省之責。不寧唯是，當

時新疆十個專員，竟有八個專員，追隨時任省主席鮑逆爾漢，向匪屈膝投降。唯堯氏反而聯合阿山專員烏斯滿與財政廳長賈尼木汗，組成新疆反共游擊總部，硬與入新匪軍周旋到底。我中央政府獲得此情後，一爲壯大新疆反共游擊總部聲勢；二爲便於堯氏在敵後，指揮軍民與匪作戰。乃於民國卅九年四月十日，由先總統蔣公正式任命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，並兼新疆綏靖總司令之職。堯氏在戰地就任兩職後，就率同烏斯滿專員與賈尼木汗廳長兩大反共力量，在新（疆）、青（海）兩省，展開游擊軍事宜，經過年餘大小百餘戰後，因彈藥無援，只好作入藏之舉，以便聯合西藏政府，共同抵抗匪軍，以便保存西藏爲一片乾淨國土。不意烏、賈二人殿後而行，竟誤入敵陣，爲敵所俘。卒於民國四十年元月被敵殺害於迪化街頭，新疆反共力量至此銳減。堯主席乃獨立設法闖進西藏，想與西藏政府，同心合力，共抗匪軍以便保存西藏。惜當時達賴喇嘛年餘太幼（時年十三歲），不能作主。而其主政的四個喀倫（部長），其中有三人竟主張與匪談判，來解決西藏前途。堯氏一看西藏前途，行將不保，只好作離藏之打算。其後乃經印度，繞南洋，輾轉來到復興基地來述職。一因堯氏出任省主席的景象與衆不同；二因流落到中東回教國家的新疆十多萬回民，無法與政府聯絡。我中央政府審情度勢，一爲獎勵堯氏的忠貞；二爲便於解決新疆留亡難民之困情。乃迅於是年七月十六日，頒發新疆省政府主席辦公處大印，允准該處成立。筆者就此又出任了該處的總務主任之職，也成了堯氏

出門時的侍從，每要出門會客時，我都陪他找街道，認門牌的跑腿工作。

兩位博士新年對話

民國五十一年，亦即胡適博士逝世那年的農曆春節，筆者陪着堯主席，先到士林官邸給先總統蔣公去拜節，接下又給張岳公、何敬公、于右老，以及谷正綱理事長等顯要拜過節後，就驅車前往位於南港五指山麓的中央研究院，給時任院長的胡適博士去拜節。當我們的座車開進中研院大門後，司機就輕按了一聲喇叭，向主人報告有客來臨。胡院長聽到汽車喇叭聲後，果然很快由他的書房走向來車的地方。當我們的座車停妥後，胡氏由車窗向車內一望，來客竟是長鬚美髯的堯樂博士主席。於是胡氏一面代堯主席打開車門，一面謙辭的說：

「你這位年長過我的老大哥，不辭辛苦，遠道跑來郊區，給我這個小老弟來拜節，實在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

堯主席聽到胡院長的謙辭話後，乃一邊下車，一邊就回駁的說：

「你是滿腹經綸的真博士，我是胸無點墨的假博士，假博士給真博士來拜年，乃理所當然。你就無話可說，不能再謙辭了吧？」

胡院長聽到堯主席說出如此的拜年理由後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。一面引導我們向會客室走，一面接下又說：

「我們兩人博士之真假，要看如何的說法了，若以名字來論，你的博士才是真的，我的博士

反而是假的。如有人僅喊我胡適，而不加博士，我胡適還是百分之百的胡適，一點也不錯。如果有人只喊你堯樂，將博士二字遺漏的話，那你就要打對折成了半個人了，當然就大錯而特錯。因此我認爲你的博士，才是真博士。而我的以及其他人的博士，統統都是假的！」

當這兩位博士邊走邊辯論誰真誰假以後，我們三人已走進胡宅的小會客室內。就在他倆分別在主人與客座的沙發落座時。筆者順手將堯主席的賀年片與自己的名片，放置在胡博士面前茶几上。

當胡博士落座以後，突轉話鋒向堯氏發問：「我記得老哥比我大個兩、三歲，今年有七十五歲了吧？」

「猜得一點不錯，不過站在今天來說，算七十六歲，也可以！」

胡適勸堯樂寫回憶錄

「一個人到了這樣的年紀，應該寫寫回憶錄了，我多少年來，大力提倡寫傳記文學，每週熟人，都勸他們寫自傳或回憶錄，以便記下一生的情事。今天會到了老哥，希望老哥也把過去的往事，好好寫出來，一定很有價值！」

「我是一個邊疆小民，既未在中央作過高官顯職；也未在地方，任過封疆大吏，那有寫回憶錄的價值呢？」

「你已當上新疆省主席，還不是封疆大吏嗎？」

「我這個省主席是在大陸沉淪，新疆陷匪後

，於民國卅九年，在故鄉展開反共游擊時，才被中央任命的，在敵後時根本沒有班底；於今來到臺灣，又失去羣衆。僅是一個光桿主席，那有寫回憶錄的資料呢？」

「其實寫回憶錄，任何人都可寫的，不一定非作過高官顯位的人才可寫。就以你這個新疆人的特殊身分，再加上新疆是個亂多治少的省份。而老哥竟在多事的地方，周旋了七十多年。就將你一生往事完全寫出來，不就是一部新疆現代史嗎？我們都知道，新疆自秦漢以來，就正式列入中國版圖。迄今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。然而國人，仍視新疆爲神秘區域、特殊地方。此中原因：固由於歷代朝野人士，未加重視，有所使然；而新疆人本身不多報導，才是主因。於今小老弟勸老大哥來寫回憶錄，並不全爲表白你個人，要將新疆往情，向國人及史家們報導，才是我的真意！」

「你雖將寫回憶錄的好處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奈因我讀書太少，胸無點墨，根本提不起筆又將奈何？」

當堯氏將其不能寫回憶錄的難題，提出以後，胡博士就想設法代爲解決此一問題。乃一面將放在面前的兩張名片拿起看了一下；一面就移目向筆者發問：

「李先生追隨堯主席有多少年了？」

「在新（疆）、臺（灣）兩省，前後共有廿多年了！」

「你曾在什麼學校修業？」

「卒業於國立山西大學與中央警官學校。」

「李先生既有如此好的學歷，再加追隨主席多年，豈不就為主席代勞，來寫回憶錄的最適當「選嗎？」

胡適博士講完此話，就目注筆者，要我承擔此一重任。然而筆者認為故事體大，不敢膺命，乃當即婉拒的說：

「本人才疏學淺，向未寫過此類文章，恐怕無法勝任。」

「凡事總有個起頭，只要多寫，就會寫好的。就請李先生勉為其難，給堯主席開始寫回憶錄吧！再遲了就怕沒有時間了，因為時光不會等人的！」

承諾執筆以踐前言

筆者聽畢胡院長的指教後，當不宜再說推辭的理由，只好點頭算是答應下來。

不意就在那年春節過後不久，胡氏在主持中研院會議時，突因心臟病發而逝世。他對我所作的指教，竟成為絕響遺言。筆者為實踐胡博士的遺言，不使他失望。其後曾在中外雜誌，斷斷續續寫過堯氏回憶錄的文章。在堯氏一生事功中來說，那僅是開場白而已，筆者正要想繼續向主題邁進時，不意堯氏也因年事漸高。先之染病臥床，不時出進醫院，繼之也於民國六十年七月廿七日，病逝榮民總醫院。因主角去世，回憶錄也就擱置下來不再續寫了。

於今胡博士已去世廿餘年了，堯主席逝世也逾十週年了！而筆者也年屆七十，到了古稀之年

。一為償還胡博士的遺言筆債；二為回報堯主席對我多年的提拔。我不得不開始給堯氏寫傳記了。再遲了恐怕就成終身遺憾了！

一般人寫傳記，大都着重於功名成就階段；對於其青少年的境況，都是輕描淡寫，一筆帶過，就算了事，然而給堯氏寫傳，就要與眾不同。如不由其家世與出生寫起，你連他的姓名都難知其詳，惶論其他。

維吾爾族歷史源流

堯樂博士是土生土長於新疆的維吾爾族人。走筆至此，需將維吾爾族之由來，交代一下，才能使讀者明瞭。按維吾爾族即我國古老民族之一的突厥族。此一古老民族，在我國歷史記述中，有許多不同的名稱：在周代稱獫狁，在漢時稱伊吾廬，魏晉時稱袁紇，隋時稱韋紇，唐時稱回紇。在此之前，該族大都成為歷代的邊患主角；但至唐中葉，中興名將郭子儀，曾借回紇兵力，平定了安史之亂。該族反而成了平亂的助力。唐肅宗為示親善，乃將寧國公主下嫁於毗闐可汗。就在那時伊斯蘭教傳入西域。回紇人乃舉族皈依該教。因回紇人信了伊斯蘭教，漢族人乃簡稱其為回教。回頭再改稱回紇（回鶻）人為回回。這就是中國有回教與回回的由來。

適元太祖成吉思汗崛起漠北，回鶻王乃舉國降元，不僅西域全境列入元朝版圖，更助元朝進軍中亞與東歐兩地，分別成立起伊爾與欽察兩大汗國。元太宗為了獎勵回鶻王，乃改封為「畏兀兒」王。俟後國人就以王族代民族，改稱為畏兀

兒族。至明時為了便統治西域，先設哈密衛，其次更將高昌畏兀兒王府，東遷至哈密。這就是哈密地方有了回王之始。至清初因滿人遠居東北，對新疆居民種族根本不清楚，只見阿訇頭上，每都纏有布條，而其宗教又係回教，乃改稱其為纏頭回。至民初楊增新主政時，仍沿用之。至金樹仁主政後，深感纏頭回名稱不雅，乃成立「威武爾」教育協進會共商改名之事。旋經該會決議，就以該會名稱，改稱為威武爾族。至盛世才主政後，仍感「威武」名稱，有嫌耀武揚威，那樣一來，新疆豈不天下大亂，那他的新疆督辦如何來當。於是再提議改稱為「維吾爾」。至此「維吾爾」族之名始定，以迄於今。以上所述，即維吾爾族沿革大略與名稱之由來。

土耳其阿拉伯之誤

於今有些維族人，仍不明此情。自承他們是土耳其人，更力主改稱新疆為「東土耳其斯坦」。他們所據的理由，是基於語文血統以及宗教信仰，俱皆相同，遂認為維吾爾的祖國是土耳其。其實這是本末倒置，以果為因，和受了俄帝向外侵略宣傳大當之誤。與其說今日新疆維吾爾族人，是由土耳其東來；倒不如說今日的土耳其人是由新疆維吾爾族人西去。我們遍查中外歷史，土耳其自建國以來，根本沒有向東移民的記載。然而中國每逢盛朝，如漢、如唐，都有西移事實可考。尤至元代更在西亞建立了伊兒大汗國，為了充實國力，更需要大量人力。因地理上的關係，新疆人自有捷足先登之便。此所以新疆維吾爾族人，

一變成爲土耳其國的主人。至於有些新疆維族人，硬要改稱新疆爲「東土耳其斯坦」之名。乃完全墜入俄帝宣傳上的騙術。自俄人侵佔中亞五共和國後，因地近土耳其，尤且同信伊斯蘭教，遂統稱爲「土耳其斯坦」。及後因其侵略頭指向我國新疆，乃又分稱俄屬中亞爲「西土耳其斯坦」，新疆爲「東土耳其斯坦」。此兩名稱之由來，完全是俄帝便於侵略而來。可惜有些維族人不此之察，竟跟在俄帝屁股後面，大喊新疆爲「東土耳其斯坦」。真是愚不可及，良爲深嘆！

也有少數維族人，認爲他們是中東阿拉伯族的支隊。此種說法完全受了宗教影響而來。要知道維族人，在新疆已住了兩三千年了，在唐以前完全信得是佛教，現在新疆各地多有廟爾溝之稱。每一廟爾溝都有佛教的遺跡存在，就是明證。自唐以後，因新疆地近回教發源地，維族人始改信回教。明乎此理，我們不能說唐代以前的維族人，又是由印度遷來的吧！其實維族人，是道道地地的中國開國古老民族之一。尤且構成大中華民族——漢、滿、蒙、藏、回五族之中回族的主流。

現已將維族的沿革，與名稱的由來，交代清楚後，回頭再說堯樂博士的一生經緯。

堯樂博士是土生土長在新疆的維吾爾族人，於遜清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八月十三日，出生於帕米爾東麓喀什區屬的英吉沙縣城內。

依維族人的慣例，也是伊斯蘭教的教規，新生兒出生後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敦請教區內的大阿訇，來家念經（可蘭經），先之祝福生子，繼之展

經取名，此一新生兒就成爲伊斯蘭教的教徒了。堯氏呱呱墜地，離開母胎後，當然也不例外，進行此一受洗大典與取名儀式。俟該區大阿訇，到達堯府時，當由其父吳守爾伯克，親自迎接。因吳守爾伯克，曾任過喀什回王府的門巴西武職，猶如現在將軍。該大阿訇到府見面後，首先道了一聲「堯樂博士」（譯音）。按堯樂博士在維語中，乃小老虎之意。此時此地，就變成「將門虎子」的賀辭了。

維族姓名另有一套

走筆至此，對於維族人的姓名與取名的經過，需加說明一下。如說的澈底一些，維族人只有名而無姓，若硬說有姓的話，那就是姓穆罕默德了。因爲他們自信都是穆聖的子孫。談到取名，根本不能由父母家人，隨意取名。必需敦請教區內的大阿訇來家，爲新生兒受洗入教後，展開可蘭經時，首先發現經中某一聖人之名後，就高聲朗誦，在場家人與戚友們，同聲共應後，就成爲此一新生兒的名字了。此一展經取名的用意，就是期望這個新生兒長大成人後，要效法那位先賢先聖的言行事功，有益於人羣社會。但由於可蘭經中的聖人有數，而伊斯蘭教徒滋演無窮。此所以維族人中，同名之人，可說車載斗量，難以數計。如發生民刑事件，常常張冠李戴，困難重重。爲使社會上易於區別與家族中辨別親疏。只好在每個人已名上，再冠上父名。兩個人或三個人冠上同一父名，就和他們是親兄弟了。對社會大眾來說，父子兩人的名字加在一起，同名

的就少了。如冠父名後，在當地仍感重名者衆時，那就再冠上祖父之名。以祖父子三代的名字加在一起，變成一個人的名字後，其同名人就更少了！有的人在成年以後，因其職業不同，再將其功名成就的職業銜再加在名字之後，以示有別。如任過公職的人，加上「伯克」，到過沙烏地阿拉伯朝過聖的，可以加上「阿吉」。再如有錢有產的人，可加「巴依」。總而言之，加得愈多，區別愈大！

堯樂博士是小老虎

唯獨堯樂博士這個名字，在全新疆境內，猶如商店招牌，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。蓋因堯樂博士此名，僅係當時到府阿訇的一句賀辭而已！並非出自可蘭經內。而此一賀辭，也僅能在吳守爾門巴西府上用。其他人家都不能隨便用上。因此堯樂博士之名，遂在新疆五、六百萬人中，成了獨一無二的名字了！其實堯氏出生後，到府阿訇也會給他展經取名爲「馬木提」的經名。一因其父母老年得子，鍾愛異常，自幼就不輕易喊他一聲經名；常常暱稱其小老虎（堯樂博士）。而他本人自幼就聽慣了小老虎之名，及至青少年時，也認爲「虎」有「山王」之意，豈不是長大成人有出人頭地的形象嗎？尤且沒有重名，正是求之不得。反正人之取名，就是代表自己。迄今這個阿訇道賀的綽號，就已代表他本人好多年，已成習慣。若回頭再取用經名，反而覺得有生疏之感！何必多此一舉呢？於焉堯樂博士之名，將錯就錯，一直沿用終生。

以堯爲姓傳之子孫

不寧唯是，堯氏自己長大成人後，決定以堯爲姓，並要傳之子孫。他認爲漢族人中，孔、孟兩姓取名的辦法，最爲理想。在子孫後代的名字中，含有同一個字，以示輩份。他也如法泡製，在子孫名字中，採用同一個字，以示宗族。在他的四子中，也同取一「道」字。如長子取名堯道昌（陷大陸）、次子取名堯道宏（現任新疆省政府辦事處主任）、三子取名堯道明（現任辦事處組長）、四子堯道光（陷大陸）。在孫子輩中，同取一「天」字。如堯天吉，堯天覺，堯天智、堯天泰等。堯氏子孫們在出生後，雖然仍敦請阿訇們到府展經取名，但都備而不用。如堯道昌的經名是尼牙孜，堯道宏的經名是雅合圃，堯道明的經名是艾買提。但迄今很少人知，就是明證。

父任公職三歲而孤

當堯氏出生之時，正是左文襄公率湘湖子弟兵，平定「清真王」安明叛亂之後。左公勝利回朝後，爲了新疆長治久安計，就奏請將新疆改藩爲省，這就是新疆建省的由來。並推荐劉錦棠將軍出任新疆建省後，首任巡撫。劉巡撫坐鎮喀什多年，深感喀什回王府制，每是新疆動亂之源，爲了新疆長治久安，就奏請改土歸流，就取銷喀什回王府制。當時堯父吳守爾伯克，正任王府門巴西之職，算是王府內的實力人物。劉巡撫一爲釜底抽薪，二爲安撫回王舊屬，就將堯父調往省城任職。爲了專心任職，並令携眷同往。因劉巡

撫是漢族人，對於安撫維族人，總有隔膜。遂將喀什回王改土歸流一事，完全交付堯父負全責辦理。

吳守爾伯克受到劉巡撫如此知遇，可說在有一代官場少有！爲了感恩圖報，乃盡全力而爲！時經年餘，卒將喀什回王改土歸流一事，完全擺平，順利結束。一因技事體大，用心過度；二因兩地遙遠，奔波太苦。以致積勞成疾，終至不起。當時堯氏甫滿三歲。雖經劉巡撫從優撫恤，無如孤兒寡婦，坐食山空，時經年餘，已無法維生，最後只好再返故鄉去求生。一家三口返抵故鄉以後，景物雖依舊，但人事已全非。過去車水馬龍，門庭若市的熱鬧景象，已不復見，一變成爲門可羅雀的淒涼環境。其母在省城因遭喪夫之慟；返里後再遭人情冷淡的刺激，就此生起病來，因無錢請醫，病當然越來越重。時經四載，當堯氏七歲時，其母又去世，就此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。好在其姐吉乃斯汗，時已及笄，與伊不拉引伯克完婚。堯氏就此以其姐夫之家，作爲幼年棲身之所。

伊不拉引先生，得稱伯克，是因其先人曾在喀什回王府任過顯職使然。於今改土歸流後，所有王府大小官員均行遣散，各謀職業。作過官職的人，當不願再業農工，只好改途經商。當時新疆大局甫定，要想經商，做大生意，就得到與內地接近之地方，才能如願以償。在新與內地最接近之地，就算哈密了。因此伊不拉引伯克舉家作東遷哈密之行。堯氏當然得隨行。堯氏終生以哈密作爲籍貫所在地，卽始於此。

哈密城的定湘王廟

哈密在我國歷史上，隸屬西域東部，每因改朝換代，更易其名。在漢時稱伊吾盧地，匈奴呼延王曾都於此地。魏晉時置伊吾縣，隋時改稱伊吾郡，唐時改稱西伊州。每次進軍西域，皆以哈密爲大本營，以及玄奘法師前往西天（印度）取經，皆取道哈密。一改漢時通西域之陽關古道，成爲由陝甘入新之孔道。宋時改稱合羅川。元時更以哈密爲西征中亞與東歐的大本營。明時置哈密衛，哈密之名，至此始定。清時數度用兵新疆，皆以哈密爲前進指揮所。就以左文襄公進軍新疆來說，他本人入新，也僅止於哈密。先之平定回亂，底定全疆。繼之驅逐俄寇，收復伊犁，由此可知哈密一地，在軍事與國防上之重要性矣！

一八九五年光緒廿一年七月十日，爲左文襄公逝世十週年忌辰。哈密各界爲紀念這位有功於新疆的先賢，特在哈密漢城又名志城內，建造了一座雄巍的左公祠，定在那天落成，並唱大戲——秦腔予以紀念。而堯氏一家，適於是日前夕，遠由故鄉英吉沙，抵達哈密城。因爲左公祠落成典禮，非常隆重。因而形成萬人空巷的景象。當年堯氏甫行九歲，正是好奇心重的時候。雖然人生地不熟，他還是隨着人羣，趕到漢城去看熱鬧。因爲左公祠爲應屆所需，乃趕工建成。當時只有祠堂，尚無戲臺。於今應景唱戲，只好借近鄰的定湘王廟的戲臺，演唱秦腔。而哈密有定湘王廟，還是左公親自督建的。走筆至此，對於左公爲何在哈密興建定湘王廟一事，似有先行說明一下

的必要。

顧名思義，定湘王廟，應建在洞庭湖畔，或兩湖地方，才合情理。為何左公進軍西北時，所經之處，都建有定湘王廟，所為何來？要想解開此一謎團，還得由曾文正公說起。據傳當文正公在家丁憂時，適太平天國軍興起，太平天國的最終目的，就是要顛覆滿清政府。而湖南地鄰廣西，就首當其衝了！文正公爲了保境安民，乃練湘勇予以抵抗。一日太平軍大舉向湘陰城進攻。文正公被困城內，心甚焦急，入夜成夢。突見一身穿官服的巨人，走至床前拍一拍文正公的肩頭，就說：「城無慮，可固守」。曾公一驚而醒。張目四顧，屋內四壁皆空，那有官服巨人的影子。翌日天色甫明，太平軍即蜂湧而至，即時猛攻城垣並以火炮隔湘而猛攻。沿江城牆被攻破一個缺口。曾文正公即時率湘勇去截堵缺口，已見有一巨人，安坐在缺口處，將兩足伸入湘江中，大洗特洗。太平軍見況，乃又連發大砲向其轟擊，該巨人雖身中三彈，仍然安坐如故，若無其事。當文正公令湘勇將缺口補好後，該巨人也就不見了。而太平軍旋即退走，湘陰城果然無恙。事後城內居民，前往城隍去祝禱，突發現城隍金身上有三顆砲彈痕跡。至此居民咸信，湘陰城得保平安，完全是城隍顯靈使然。曾文正公乃據情呈報清廷，敕封湘陰城隍爲定湘王。自此曾文正公行軍所至，都有定湘王神位相隨。每能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卒將太平天國軍打敗。左公崛起後，亦行效尤。因之左公率軍西進時，定湘王廟也隨之遍佈西北了！

於今想來，湘軍中之有定湘王，與歐美軍中之有牧師或神父；以及回教軍之有阿訇，不也是同一道理嗎？何能以迷信視之。

漢城回城滿城沿革

哈密曾有三城：一爲回城，爲元時畏兀兒王怒納失里所建。就此成爲回王府所在城池。居民全爲維族人。二爲漢城，亦曰志城，傳爲清雍正時所建，城圍僅一里八分；至左公進住後，因感面積太小，始拓建爲三里。仍然是一個小城。哈密專員公署、縣政府、地方法院以及郵電兩局均

在此城內。前述之定湘王廟、左公祠，還有孔子廟，亦同在此城內。因城內機關已很多，居民反而很少了，均係漢族人。三曰新城亦稱滿城。係劉錦棠任巡撫時所建。因劉將軍後補軍源人力，大都由陝、甘兩省招募的東甘回整補。先以該城爲軍營，其後解甲歸田後，就變成回民聚居之所。惟此城因歷年動亂，毀多修少，已不成城形。更於民國廿二年，哈密拓建新市容時，更將所遺的東城牆拆除，改建爲中華路後，所謂新城已無踪影。因此後至哈密者，只知有漢城、回城，不知有滿城矣！（待續）
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
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爲、梁啓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